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竊位　自全　不稱

竊位

書云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語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故商命傅說喻之為舟楫為霖雨為鹽梅為麴蘖蜀任諸葛孔明稱之曰如魚之有水朝廷之治

亂政教之盛衰忠佞之進退百姓之安危莫不繫之天下重任君臣大義無踰於宰輔昔臧文仲不能薦柳下惠孔子謂之竊位則尸禄冒寵阿諛苟容善不能稱惡不能救進無所益退無所損非竊位而何

漢韓增宣帝時為大司馬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寛和自守以温顔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後漢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

至太尉崔烈自九卿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爲卒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晉何充爲侍中録尚書事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

北齊高阿那肱後主時錄尚書事尚書郎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師云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多事强知星宿其墻面如此

隋裴矩為右光祿大夫以煬帝即位昏侈逾甚無所諫諍但悦媚取容而已

唐姜恪高宗時以左相出為凉州道行軍大總管時右相閻立本以善畫見稱與恪皆無輔弼之譽時人為之

語曰左相則宣威沙漠右相則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至今相傳以爲口實

蘇味道則天時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甞謂人曰處事不欲决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繇是號爲蘇模稜于時以爲口實

傅游藝爲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果擢

為鳳閣侍郎平章事時人號為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緑及朱紫也

豆盧欽望則天中宗時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為逆亂朝廷多有諫諍者而欽望在位獨謹身不能有所輔政

源乾曜元宗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説相次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嗒署名

而已

牛仙客開元中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獨潔其身唯喏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而不啟百司或有諮决輙對曰但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楊國忠天寶中為司空右相時天下殷盛玄宗注意邉事賦税之入兵食之調國忠揀老習計簿吏軍國大務皆出其手國忠但署名而已不復省覧

韋見素天寶十二載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遷左相時右相楊國忠以外戚擅任見素不敢議政惟取容而已

王璵肅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為衆所稱及當樞務聲聞頓減

劉從一德宗建中末為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仍平章事歲中加集賢殿大學士脩國史帝遇之甚厚從一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佐輔

關播建中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斂衽取容而已

李勉貞元初為司徒平章事引過備位而已

齊映貞元初為中書平章事性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崔造

盧翰為平章事貞元二年二月授五品官前鄭州別駕李撫等八十一人皆云自去年春送名中書門下宰臣盧翰不為之條奏凍餒喧呼於道路授官之日已死者

二十八人

崔損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罷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帝亦知物議鄙其持禄取容然憐而厚之

董晋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於竇參晋但奉詔唯諾而已

李泌貞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隨時俯仰無

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之戲侮頗貽

譏誚

權德輿憲宗元和中為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李

絳同在相位帝求治方切軍國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

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論事形於顔色其有詣於理

者德輿亦不能為發明時人以此譏之竟以循默而罷

杜悰宣宗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悰無他才未嘗延接

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朱朴昭宗時為諫議大夫平章事朴腐儒木强無他才術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利從容帝前薦朴有經濟才以國子博士召見即日命朴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為笑端數月巖士敗朴見殺時議以昭宗命台臣張濬鄭綮及朴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自太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並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程當草

命之日即秉肩輿騶導喧沸帝聞訶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趙鳳明宗天成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膳部郎中鄭粃先奏諸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廷臣尊卑無别汚染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鳳亟言於執政曰此失誠大不可不禁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晉馮玉為右僕射平章事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時少帝方務奢逸後宫大恣華侈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

自全

詩曰秉國之鈞傳曰贊相以濟必將道佐人主民具爾瞻者矣若乃務在宴安取其充位𤠔詎無狀依違自守視政之得失靡所規正覩人之枉直隨其俛仰或屑屑於修己或默默以避事或以狥意任職或以苟媚取容

歷代巨賢時有斯累是以見輕於官屬貽譏於識者蓋從容中道踧踧廉謹者之所為亦過猶不及之咎也是故風人有彼已之刺夫子有安用之說良為是夫

漢蕭何高帝時為相國黥布反帝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帝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客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孳與孜同）

言不怠也帝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貰賒也貸音土得反於是何從其計帝乃大說說讀曰悅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帝至何謁帝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

陳平惠帝時為右丞相高后娣曰嬃嘗以平前為帝謀執其夫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嬃於平前質對

也

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如何耳無畏呂

嬃之譖

倪寛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規

諫於帝官屬易之易輕也音弋鼓切

居位九歲以官卒

孔光平帝時為大司徒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大司

馬王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

黨莽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

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謂文書之槀草也風讀曰

諷睚眥莫不誅傷睚音崖眥音漬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内行内行在所之内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戸省服御食物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諷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

後漢鄧彪和帝時為太傅録尚書事永元初竇氏專權

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規
正
晉王戎為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
廢竟無一言諫諍
何邵為司徒趙王倫簒位以邵為太宰及三王交爭邵
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王衍為司徒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
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

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後魏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寛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甞慕胡廣黄瓊之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决光亦傾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規救於是天下

譏之

隋裴矩煬帝時為右光禄大夫見天下將亂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

蕭琮為内史令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内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復以私情諭之琮荅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

唐姜恪高宗時為侍中恪以軍功歷職既居相位謹身自守而已

于志寧為侍中永徽中累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

楊再思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豆盧欽望中宗即位為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欽望

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專權驕縱圖為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規正以此獲譏于世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茍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為模稜于今以為口實

茵晉卿肅宗時為侍中小心畏慎未甞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薄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

議者比漢胡廣
劉從一德宗興元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遇之甚
重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輔佐
崔損貞元中為諫議大夫平章事性最謹慎每奏對不
敢有所發揚
盧邁貞元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大政事決在於陸
贄趙退翁邁獨謹身守文奉法而已
高郢貞元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順宗初杜佑以宿舊

居上而韋執誼繇新恩專柄順宗風恙方甚樞機不親王叔文以翰林學士兼戶部侍郎充度支副使時政事自叔文叔文繇待詔王伾通於內官李忠言宣旨執誼奉而行之鄭珣瑜自受命憂形顔色見勢不可奪因稱疾不起郢則因循竟無所正以至於罷物論定此爲優劣焉

路隨自敬宗寶歷初爲承旨學士即已參預大政矣後十年在相位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互興攘臂於其間李

訓鄭注始終姦詐換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後唐鄭珏初仕梁末帝時為禮部侍郎平章事莊宗入汴貶萊州司戶入為太子賓客明宗平定京師任圜自蜀至樞密使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議朝望一人共之樞密使孔循言珏當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蕭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圜並命明年循罷樞密使珏懼辭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

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退居鄭州

韋說莊宗時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郭崇韜秉政說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初或有言於崇韜銓選人或取他人出身名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罔冒崇韜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勅偽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議者以為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甚懼失惟新含垢

之意說與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
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
鍾已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等上疏
云崇韜往日專權不閑故實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
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
李愚明宗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長與季年王政多
僻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之愚性剛介
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事書之粉墻

補六經之闕文刻其印板其經緯大畧無所施

房暠末帝清泰中與趙延壽同為樞密使是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暠雖處密勿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俱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暠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

不稱

夫德薄位尊大易之攸戒名浮於行君子之是恥豈有

斗筲微器濫鼎鼐之用樸樕庸才荷梁棟之任縣是彼已興刺代斲致誚小則衮職而罔賴大則彝倫而是斁歷選往古稽諸行事若乃智識淺狹儀鑒孱瑣經術不足以輔世才用不足以經遠或驟獲登進罔恊時望或久於待遇無所裨贊碌碌備位汲汲自營務在煩苛靡循大體褊躁以自恣簡傲而無威愛憎在心凝滯於物不知其量弗畏人言績用茂聞聲猷日損乃至喧於庶議形彼嘲譏蓋冗吏之所為在具瞻而奚稱者也

漢衛綰代桃侯舍為丞相劉舍朝奏事如職事奏言守職分而已

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

趙周武帝元鼎二年代莊青翟為丞相自文帝時丞相

申屠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栢至侯

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暨周皆以列侯繼踵

齪齪廉謹齪齪持整之貌也齪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

功名著於世者

石慶元鼎五年自御史大夫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

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更互也音工衡切）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醇專厚也）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咸音減損之減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卜式為御史大夫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

兒寬兒音奚為御史大夫至三公在位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正諫於上官屬易之不為盡力一說以和良承旨從容得久

車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無他材能學術又無伐閱功勞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言此人何得為丞相也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蔡義昭帝時為丞相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議者或言

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顓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云云衆謂有不選賢之說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

黄霸宣帝五鳳三年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

薛宣成帝鴻嘉中為丞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

何武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後漢虞延明帝永平三年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

周澤永平十二年以太常行司徒事惟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

晉王渾惠帝時為司徒録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

王戎為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采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後魏高陽王雍孝明時為侍中太師録尚書雍識懐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既以尊親地當宰輔自熈平以後朝政䖍落不能守正輔弼唯唯而已

東魏趙郡王諶孝静時為太師録尚書事諶無他才識

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于忠爲侍中尚書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宫問曰忠在端右聲聽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使持節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唐蕭瑀太宗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是時内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羣僚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用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

唐休璟中宗神龍中爲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在

任無所孔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蘇瓌景龍中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中書寛恕朝綱不舉瓌之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聲名稍減時議以此少之

盧懐慎元宗開元初為黄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懐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宇文融開元中為黄門侍郎平章事性褊躁多言又引

賔客故人晨夕戲謔為時論所譏在宰相位凡百餘日

出為汝州刺史

牛仙客開元中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

事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

封而不啓百司有所諮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

措手裁決

裴冕肅宗至徳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性忠勤悉心奉

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

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為弊帝移韋鳳翔罷執政

常衮代宗大歷中與楊綰同掌樞務帝尤信重綰宏通多可衮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道不同時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賜宰相饌其食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爾後便為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禄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禄食

喬琳德宗建中初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初琳為懷州刺史素與張涉友善帝在春宮涉嘗為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戚稱琳識度材畧堪備大用琳本麄材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荅失次論奏不合時已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崔造貞元初為平章事疾錢殳諸使罔上奏改其弊而物議皆以造所條奏難為集事數月罷相事並不行

崔損貞元中為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

憬虓中書侍郎盧邁風疾户部尚書裴延齡素善損乃薦之乃以本官平章事初二相有故旬日闕相中外顒望損素無聲實及拜命遠近失望

齊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雖讀書無遠致大畧凡為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

劉滋為散騎常侍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啟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

程异憲宗元和十三年為工部侍郎平章事與皇甫鎛

同入相二人俱以俗吏進昇自知叨據羣情不愜頻謙

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鎛則傲然自得故物論

多昇

賈躭居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安危大計啟沃於人主

但檢身勵行以律人

崔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無

開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事機務壅

滯緜楨而失者居多後因墜仆拜章請免遂以工部尚

書罷相

鄭綮昭宗時為右散騎常侍性滑稽為詩多侮刺故時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或誦其語於帝前帝見其語激訐謂有藴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也累表遜讓不

獲既入視事佀然守道無復訴諧終以物望非冝自求
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爲河東觀察判官帝即位拜中
書侍郎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登顯貴舉止不常時朝
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
豆盧革同光初自定州判官徵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及
登廊廟初無才業事多錯亂平梁之後引薦韋說與諳
事體與己同功說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崔協明宗天成初為平章事初孔循任事恊因其門人求為輔相成命將出宰相任圜言於執政曰圜比無學術謬忝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待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協雖為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圜孔循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不朝者數日帝俾安重誨諭之方入翼日降制拜平章事協登庸之後廟堂制勑率假手於人前不同於已者思騁其欲鋒鋩露見多為近侍所阻

馬胤孫末帝清泰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胤孫純儒事多凝滯遽被疇庸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册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吾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劉昫為僕射性剛群情嫉之乃共唉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前疏奏下御

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識性輕脫不能守師長體故昭序輕言肴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肴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宫同列曰孔十二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僕射師長中丞大夫就班備敬常侍班南宫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

高南宫工部侍郎如仰霄汉痴人举止何取笑之深耶

旬日闲居俭言纷议稍息文士哂㣲孙堂判有援据二

字其中书百职㣲孙素未详悉无能专决署名而已其

故人干进者不如意共调之曰冯公为辅三不开为门

口印也

卢文纪清泰初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时朝廷兵革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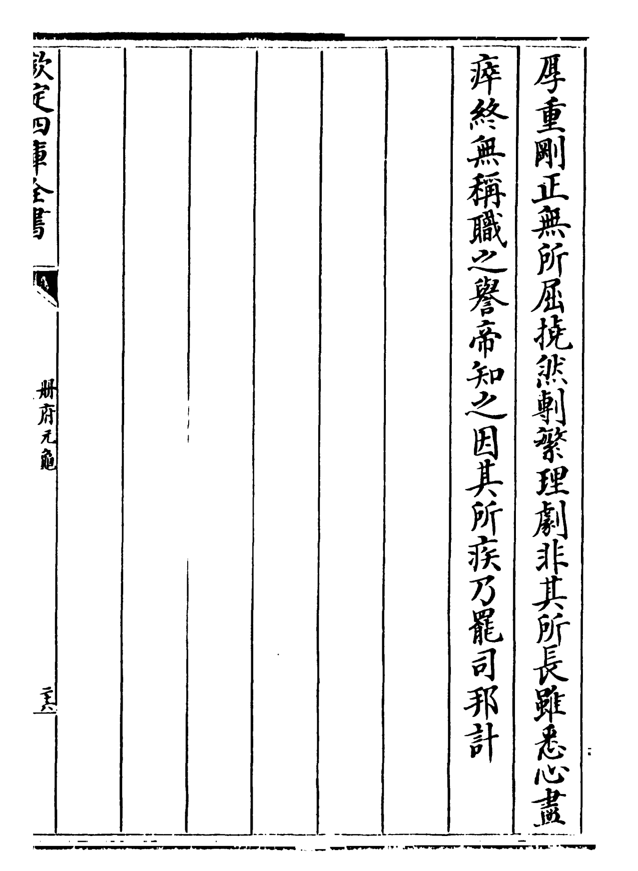
宗社甫宁虏寇内侵强臣在境文纪处经纶之地无辅

𢶡之谋所论者爱憎朋党之小瑕所纠者铨选拟论之

徽類時有太常丞史在德論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文紀以為非已怒甚召諫議大夫盧損為覆狀辭旨蕪漫為衆所嗤

漢楊邠與蘇逢吉蘇禹珪同在相位邠稍奪二蘇之權自是中書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錮亦繇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周景範世宗顯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



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剸繁理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

瘁終無稱職之譽帝知之因其所疾乃罷司邦計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識闇　依違　強狠

識闇

夫銓宰所寄台輔之尊兼總萬機弼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在焉寅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絳侯見問無聞骨鯁之談平津秉成終負依阿之累以黄霸之治行而削

牘之奏頗乖以王導之元勲而授鉞之謀或爽此數君者尚或失之況於中庸之才而荷阿衡之重乎是知注意之舉簡心實難茍授受之或愆將謨謀而曷補豈惟巖廊論道虧宰正之風固將寓縣罹憂失具瞻之望矣

漢劉屈氂武帝末為丞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挺引也猶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帝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長史棄疾置以聞（置謂所置驛也）帝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帝怒曰事籍

藉如此何謂秘也藉藉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楊敞昭帝末為丞相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唯恭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遽速也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

矣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

黄霸宣帝五鳳中爲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鶡音芬字本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青出羌中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丞相所坐屋也屋之高通呼爲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

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圖謀也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凡言條者一一而舉之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帝聞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懈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

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飭讀為勅以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簡式簡局也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求也音干用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知權道

後漢崔烈靈帝時為大司徒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

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賛奏燮廷辱大臣帝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

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王允獻帝初為司徒是時太師董卓既為呂布所殺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

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温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凉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陜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

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陜雖安凉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凉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凉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允謂之不假借温顔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允以為一歲不可

再赦不許之後傕等入城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廷尉後數日見殺

晉楊駿惠帝時為太傅皇后賈氏矯詔將誅駿駿時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

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宫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駿死焉

王導為司徒時徐龕反叛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

庾亮成帝初為護軍輔政是時冠軍將軍歷陽内史蘇

峻潛有異志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數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决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

衛京都三吴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

宋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受孝武遺制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吏部蔡興宗職管九流銓衡

所寄每至上朝輙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怯橈阿順法興嘗慮失旨聞興宗言輙戰懼無計

南齊王敬則明帝即位初為大司馬增邑千戸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朝服道引出廳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於事竟

後魏劉潔太武時爲尚書令勑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氷未解徙之河西氷解之後不得北遁太武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曲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圈我於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原屯悅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

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絶相枕而死

隋裴藴煬帝大業末為御史大夫叅掌機務事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藴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収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藴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唐蕭瑀太宗時特進參預朝政瑀常稱房玄齡已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忠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帝謂瑀曰為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瑀又以為帝偏信臣下所言不誠帝數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數為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帝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

楊師道為侍中多所引薦而乏於知人所引者無君子小人之別

敬暉中宗神龍初為侍中與桓彦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雒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産禄猶在請因兵勢誅三思之屬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宫中内行相事反易國政為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等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矣暉每推床

嗟惋或彈指出血東之歎曰主上疇昔為英主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𡖖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楊國忠元宗天寶末為右相范陽節度使安禄山舉兵向闕以國忠為名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皆以函關距京師三百里便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其於已不利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遂出關與賊戰於桃林王師敗績翰受擒國忠於朝堂命朝官報潼關之敗訪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書張均御史大

夫張倚已下百餘人唯唯無敢言者惟監察御史高適請即日召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官各率家僮子弟出軍防遏國忠曰兵已入關事不及矣但垂泣良久乃言曰人上書言祿山反狀已十年帝不信今日之事非宰臣之過

常衮代宗大歷末為平章事既懲艾元載為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衮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勢與匹夫等尤排擯非

詞科登第者雖塞賣官之路政事亦大致壅滞

楊炎德宗建中初平章事遽計議城平凉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為方春未可請俟農隙炎怒其沮已召秀實為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之因此劉文喜涇州作亂朝廷震恐

關播建中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乏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懲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

奏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閲試用之德宗以爲然以元平爲補闕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以汝州要鎮令選刺史播薦元平爲汝州刺史元平至州旬日爲希烈擒之而去州亦陷賊中外嗤哂之由是公達等不克任用自建中已後方隅之起兵者皆天下劇賊而楊炎以路恕爲懐州刺史使捍諸田關以李元平爲汝州别駕圖李希烈談者以爲笑

鄭餘慶憲宗元和初爲尚書左丞平章事事屬夏州將楊惠琳叛帝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

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博雅而未達時事

崔植杜元頴為相時幽州節度使劉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朱克融亦在籍中植元頴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因其帥張弘靖衆推克融統軍務焉

蕭俛穆宗即位初為平章事是時帝乗章武恢復之餘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俛與宰相叚文昌屢獻太平之

策以爲兵以靖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帝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落籍之卒合而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爲賊敗由是復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盧攜僖宗乾符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聞黄巢起曹濮

南犯荊襄致書與越州觀察使崔璆求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員軍將携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及巢見詔大詬執政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然巢以士衆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乃北踰五嶺渡淮抵維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於上東門繼攻陝虢逼潼關

陷華州留將喬鈐守之河中節度使李都詐進表于賊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賊乃自潼關禁谷路入遂陷京師時前夏州節度使諸葛爽亦統禁軍聞賊盛退保櫟陽及黃巢至乃降初田令孜之起神策軍也衆號七萬皆長安豪民以貨賂求隸六軍不能負矛戟甲鎧之重乃祈於官執事者厚以直傭兩市之貧販者以備其行其實不過三萬人但飾其旌旄鉦鼓而已及守潼關賊已他道而入一時狼狽迴至輦下時

百官欲散擕在中書省止之曰此必博野軍私自還也博野軍有七千人成六軍之數時以後發故謂其自還擕至是懼罪馳歸仰藥而死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中為侍中兼樞密使議者以崇韜功力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悞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為已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迎門士人諂奉

漸學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諜先人甞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勲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伎不敢輙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

豆盧革莊宗時為平章事同光三年冬維下饋運不充

軍士乏食日致怨咨帝深憂問所司濟贍之術革與宰相韋說依阿狥時竟無竒說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取之以給軍士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聖憂

崔恊明宗時為平章事天成三年九月恊嘗侍坐言於帝曰臣聞食醫心鏡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安重誨明宗長興中為樞密使兼侍中有工部尚書李

鏻頗希大用切欲爲宰相人望非允鏻乃引僞吳覘人見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即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即以爲實然因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估其值數千緡經歲無所聞竟成虛語盧文紀末帝清泰初爲平章事是時帝與閔帝兄弟尋戈之後宗社甫寧虜寇内侵强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倫之微纇三年夏移易大元帥晉祖引虜拒命既而

大軍挫衂官寨受圍閒道告急八月帝親征過徽陵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子自鳯翔東首命卿為宰相聽人言語將為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事文紀曰虜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况臣有三處救兵可以一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况地處

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從容旁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

馬胤孫清泰末爲平章事三年末帝親征太原行在懷州胤孫自雒都來朝獻時大寨被圍息耗斷絶趙德均父子已懷異志惟范延光盡心而援孤兵寡駐蹕懷州君臣智窮慮索遽聞胤孫至以救焚之謀特來朝謁數日之間寂無所説羣臣往謁因言時事龍敏言國之治

亂由君之聽斷因引管夷吾辯害霸之説云旣與君子謀之又與小人圖之害霸也馮以譏時乃曰君子小人則殊而愛君盡心一也即如今强胡内侮扈從之人誰不願破賊夷兇致君於千枝萬葉諸官哂之

漢楊邠隱帝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帝委任甚至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事不識大體嘗言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强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虚事

何足介意也邠既專國政而務苛細條理前資官不得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来並須給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壅塞邠乃止其事每懲二蘇之失逢吉禹珪難於除拜事多壅滯士人怨咨邠比與二相不恊又深嫉儒士凡所有平章動多矛盾周行之内自漢受命以至滅不沾一命者十有六七焉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如是亦由逢吉與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王章為平章事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奬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嘗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

依違

夫彌綸道廣寅亮功高乃膺注意之求允恊致君之業是為良弼以賛永圖若乃畏懼取名唯諾自守昧獻賛而忘大政固恩寵以持兩端唯署字以因循必鄙誚而致誚焉用彼相不其然乎知無不為葢異於是

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武帝時丞相田蚡抵言魏其侯竇嬰灌夫事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夫父孟吴楚反時為校尉嘗陷堅遂死吴軍中身荷戟馳不測之吴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輘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榦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

孔光為大司徒王莽以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

後漢胡廣為司徒與太尉李固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時大將軍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

議

晉荀顗為侍中太尉卒無質直之操惟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宋劉勔為右僕射中領軍與齊太祖同受遺詔掌機事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並幼布流物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

南齊褚淵初仕宋為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時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隋虞世基為僕射知煬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

唐李勣為太尉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韓瑗來濟諫皆不納勣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上意乃

定
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庶人之廢也
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
蘇味道則天延載長壽中再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
載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
號為模稜于今以為口實
源乾曜元宗開元中為侍中任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

說相次為中書令乹曜不敢與之爭權事皆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乹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乹曜因姜皎所薦遂蒙擢用又皎得罪為張嘉貞所擠乹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

裴耀卿為左丞相開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撫獻長春酒方玄宗分賜年衰朝官兼與方法耀卿與文武百官上表賀曰伏承逸人姜撫獻同度山長生藥秘精英而日久候聖明而乃彰伏惟陛下大聖撫運深仁濟俗和氣

時若淳風穆然上帝式臧用分景福逸人斯至乃表長
生藥薦長春酒和甘露天杯斟御神菓逾增益光明於
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臣子大慶開闢所無朝野多歡蹈
舞相繼况自中外賜藥兼及遠方使人褁同昇壽域慶流
渥澤馳景廻光凡在生靈不勝悦慶臣等望進禮食以
稱壽觴歡實祚之無疆樂徽生之有遇許之時士庶競
服長春酒多有暴卒者帝懼而止
陳希烈為左相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希烈畏其權寵凡

事唯諾無敢發明

韋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係楊國忠引用心徳之時禄山與國忠争寵兩相猜嫌見素無所是非署字而已

劉滋為左散騎常侍平章事徳宗貞元中尚書右丞元琇為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戸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晋謂滋及齊映曰元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畏懼假有權臣

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璘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用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揺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

董晉貞元五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竇參同知政事而皆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

賈躭在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天下安危大事爭於君

前頗爲知識之士所短

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自淮南詔徵未一年憲宗又引用李絳時帝求治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政頗有異同或於上前爭論形於言色其有詣於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竟以循默而罷

王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初鄭注自謂有經濟之才文宗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因請榷茶涯知

不可而不敢違

孔緯為平章事時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内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例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内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為朕容之於是内官朝服助祭

後唐韋說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官常不造事端時
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
豆盧革為平章事莊宗同光三年宏文館奏請依六典
故事改宏文館為崇文館敕崇文館比於宏文館並置
今請改稱頗叶舊典從之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宏革
希崇韜旨奏而改之故云有宏文崇文並置之言也
鄭珏為平章事明宗延宰臣於元德殿珏從容言曰近
奉御札罷幸鄴都人情甚安咸仰聖德其始議也珏亦

賛之及罷行期珏又賛賛之大臣獻替若斯豈能責小臣之竊位邪

强狠

宰輔所以佐人君治天下調陰陽順元化者也必在乎中庸其德平恕其心體貌温恭辭氣寛裕所以能遍萬物之理副四海之瞻或其剛毅近仁木强率性忠言犯上直道異衆善則善矣恐非純和之德焉矧訐以為直犯而必校以威勢而自處謂恭順而無益人所惡也禍

必隨之

漢周昌木彊人也為御史大夫自蕭曹輩皆卑下之昌甞燕入奏事（以帝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帝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

申屠嘉為丞相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

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田蚡為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鄉讀曰向）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撓曲也音汝教反）由此滋

驕滋益也

後漢韓歆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甞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召宣責之司隷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

晉楊駿為太傅輔政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以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為

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國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内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

庾亮為中書令輔政專用威刑知蘇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止之皆不

納峻果反

後魏穆壽太武時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淩之又自恃位任為人莫已及

古弼為尚書令參政事欲入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高肇為尚書令每事任已宣武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

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

隋蘇威為宰相行已清儉以蘿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

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宏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

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頲遠矣

唐蕭瑀為太常卿兼領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瑀多詞辯每有評議房元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所言殊不用瑀彌怏怏

李義府遷右相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高宗頗知其罪失從容戒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勗無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顋頸俱起徐

曰誰向陛下道此帝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𥈭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帝亦優容之後長流嶲州

宗楚客中宗時為相御史崔琬劾楚客紀處訥宗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並請收禁差三司推鞫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劾者即俯僂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翻更咤顒作色而進自言執性忠鯁被琬誣奏帝性既寛仁竟不窮其事令釋之

劉幽求玄宗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實為中書令幽求甚不平形於言色

韓滉為左僕射同平章事然以前輩早達稍侮薄後進晩歳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又元琇以纎芥微嫌陷之重典衆不能平

常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又政

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哀塞絶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初下鄆州梁將王彦章陷德勝寨羣情恟恟内懐疑懼帝於楊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胸紿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衆死老兵衆皆縮頸甞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邈明

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子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迹乘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付之府吏啟無例程怒鞭其背議者以浮薄之中凶狂為最時光禄卿任圜兼興唐少尹帝妹婿也憑其寵戚因詣程訴之程衣鶴氅華陽巾憑几決事盛怒見圜慢謂曰公是何蟲豸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保惜胥吏圜不言而退夜急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人凌辱於九卿促令自盡

崇韜亦恐事將不測盧質横身觧之乃貶官右庶子
豆盧革同光中平章事莊宗幸雒車駕次汜水翰林學
士劉昫趙鳳于嶠等議高祖太宗廟在雒北請帝親行
拜薦庶天下知敬祖奉先之道革恥於失舉遂非不行
識者譏之次偃師又議昭宗園陵不遠道周既除大憝
車駕宜請告謁追思惋憤號慟寢園然後還宫始為得
禮革與郭崇韜不達變禮又拒而不行
孔循為東都留守帯平章事以孟夏等獻宜令攝太尉

行事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合當祠祭重事議者曰郊天祀地太尉之職無其人則宰相攝之循位同三事留守東平代掌武以供祀事而訴以戎機不自知貴强戾之甚也

漢楊邠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三司使王章於御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詞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聞者縮頸未幾滅族其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不恊　狥私　樹黨

不恊

王者建輔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登翼王室恊和萬國典領百寮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人謨允諧以讓抑自居以推讓為本增廟廊之重表堂陛之

高使和輯之風行於天下者也若乃固專朝政闊視王庭發言以相侵議事而不合或趨向之各異或先後以自矜爭論曲直交斥隱匿形於辭色遂為忿競搆成禍亂或至誅戮忠臣之節豈當若是者乎書于方册可以垂戒

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

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難為上矣蓽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其職騂旄赤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鷄曰世世無失職若蓽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之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底至也今自

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篳門圭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惟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漢上官桀為左將軍霍光為大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

禁自先帝時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上官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丞相丙吉年老宣帝重焉望之又奏言萬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歳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也由是不說又丞相司直緐延壽緐音婆奏故事丞相病明日御

史大夫輙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謂寧能與吾父同年邪坐是左遷太子太傅

晉閻鼎爲太子詹事愍帝即位以鼎總攝百揆京兆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

後魏長樂王壽樂自文成即位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

權並伏法

北齊唐邕為尚書令封晉昌王録尚書事車駕幸晉陽勑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禀邕自恃從霸朝以來眥典樞要歴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為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

唐崔日用為黄門侍郎叅知政事為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恊于中書忿競日用由是停知政事

張嘉貞為中書令張説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初嘉貞為

兵部員外時説為侍郎及是説位在嘉貞下嘉貞既無所推讓説頗不平由是不恊

蕭嵩為中書令裴光庭為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恊及光庭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審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奏出為外職

韓休為右丞相蕭嵩與裴光庭同位數年情頗不恊光庭卒元宗遣嵩擇相嵩以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直與嵩

舉事休峭直輙不相假互於元宗前論曲直因讓位元宗眷嵩厚乃授嵩尚書右丞相休工部尚書

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杜暹同在中書多所異同情遂不恊至有相執奏者

李適之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搆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為散職乃罷知政事

李吉甫再為平章事秉政之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
惮時之負公望者慮為吉甫所忌多避畏朝宗潛知其
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叶而絳性剛訐於帝
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甚不悅者亦無所
傷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疾渾守正
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
久答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

終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鄭覃為右僕射平章事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介異論乃止楊嗣復自西川入相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珏入對之際是非蜂起開成三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謂覃曰李宗閔在外已數年朕欲

別與一官軍曰陛下以其地遠請量移二三百里即得
不可再用姦邪如重用宗閔臣即請退陳夷行曰宗閔
頃得罪以黨比責之宜死昔竇歷八關十六子李續張
又新蘇景裔等朋比傾覆朝臣貨賄交通李玨曰若以
數子之事罪在李逢吉如李續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
官臣恐在外衣冠多生議論非為李續也夷行曰昔舜
逐四凶天下咸理今陛下何惜十數纖人楊嗣復曰事
貴得中不可但徇私情帝曰但與一郡國覃曰與洪州

司馬可也嗣復曰此為罔上非為量移夷行曰宗閔養得鄭注幾傾覆朝廷嗣復曰比者陛下欲與鄭注好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其事鄭覃曰嗣復黨比宗閔姦邪直如李林甫嗣復曰豈可便以李林甫比宗閔昔玄宗暮年委任林甫誅破忠良十餘家宗閔未有此事況太和末宗閔與李德裕同時得罪德裕自開成初量移至二年夏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只如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韓益前年犯贓未可其奏鄭

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為黨比李珏曰舍小過掩微瑕但量與一官亦無妨帝曰三度左遷與一郡無妨卿等悉出帝召左右史周敬復魏謨向前適來宰臣如此爭論去就得否對曰臣等以為不可然鄭覃等各竭盡忠誠不覺如此亦非敢觸犯龍鱗帝曰鄭覃僻直嗣復疎儁卿可商量宰臣所奏同為一狀將來丁酉以衡州司馬外置同置員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李珏繼入輔政夷

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毎丈宗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廷不能堪上表稱疾辭位詔不許

盧携為平章事與鄭畋同在中書黄巢之起携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巢奏請廣南朝議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探羣議欲以南海節度縻之携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携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舍之示

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飢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年饑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巢則几上肉耳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為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僖宗亦望闕成功乃依㩗議

及中書商量出勑敗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晝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帝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知政事

後唐任圜為平章事時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宰臣鄭珏素與琪不恊循亦惡琪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

朝論莫若崔恊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恊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恊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没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内更益笑端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恊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闕人恊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

捨琪而相恊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李琪事梁為平章事與蕭頃同在中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

李愚為平章事與劉昫俱在中書時馮道已出鎮同州而昫與道為婚家愚性太峻或因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協愚必曰此公親家翁所為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詰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

俱罷相

晉桑維翰為平章事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為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導之少帝由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事言於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為開封尹

徇私

𢀖若寅亮天工協和民紀仰成大化直哉惟清斯宰相之職也若乃居具瞻之任爽中立之誠始務營私詎聞盡節公忠靡著怨欲是行或昔有違言或暫失微旨旣舉奪以私意遂好惡之有乖或異己以見傷或改法以更事徇故人之末節忘有國之至公加以租入是貪兒女嬰慮小猶損於政治大或蔽於聰明而奠庶事咸康邪慝不作雖曰愚者未之信也歷代之下咸可明懲苟

異中道則有斯敝矣

漢田蚡武帝時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鄃

鄃居河北鄃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入多蚡

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

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

霍光昭帝時為大將軍輔政以光外孫上官氏為皇后

光欲后擅寵有子時帝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

禁内雖宫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窮袴有前後不得交通也使令所使

之人也窮矜即今之視矜禍也後宮莫有進者其後宣帝既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乳醫視產乳之疾者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始許后暴終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猶與不決也會奏上因署衍勿論署者題其奏後光薨後語稍泄事具外戚悖逆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

深詆詆毀也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瑯琊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刺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

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帝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

驗遂免湯徙燉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内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説解説猶曰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揣謂探求之居無何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汚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賄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効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

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舉方正直
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等冊拜為光禄大夫給事中方
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
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冐濁茍容不顧恥辱不
當蒙方正舉備内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
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有罪帝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
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

託文以皇太后故謂託於詔文誠不可更有他計言不宜遣長就國

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

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帝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

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

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

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

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禄大夫陳咸與

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死黨盡死於朋黨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援引也已止也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絶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懷姦邪國之所患而深相與交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没身而爭也没盡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

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鸇似鷂而小今謂之上鸇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之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冐冐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絶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老疾罷就第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

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後漢許馘為太尉靈帝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謡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馘與司空張濟承望内官受取賄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

魏曹爽齊王時以大將軍輔政揚州刺史王陵奏廬江太守文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爽

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以何晏等為腹心因共分割雒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晉汝南王亮為太宰録尚書事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

魏舒為司徒左長史傅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堅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

後魏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荆州五隴戍

主女隨夫行嘗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北齊綦[1]騰世居北邊因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亦不得疑其為人婢妾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顧免千人冀得其女時高祖入朝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徒後遷太保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姿色騰納之始以為妾其妻袁氏死

騰以賈有子正以爲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表氏爵

廻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

趙彥深爲司徒諷朝廷以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

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

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堅身材最劣

司馬子如執政尉瑾娶其外孫皮氏女由此擢瑾中書

舍人

隋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

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

唐許圉師為左相龍朔中圉師子静福府果毅文思奉輦直自然因田獵踐百姓苗稼地主忿怒更相擒捉自然遂以鳴箭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竟不聞奏地主又詣司憲告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推究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改姓名上封告之詔特免官

李義府為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

無頼之徒苟合籍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
李崇德初亦與同譜叙昭穆及義府出為普州刺史遂
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為宰相乃令人誣搆其罪
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
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徳棻等及
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
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
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

子洗馬史元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
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
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
敘皆號此書為勳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闗
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
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
劉幽求為侍中幽求妻李氏本幽州故將軍李謹行家
賤妾也幽求往為館客遁而妻焉謹行孫琟見幽求達

用事遂以為親昵任燕州刺史與幽州都督薛訥有隙
幽求遂進貉佺為幽州都督幽州鎮守經畧使節度請
軍以代之佺無將材欲令遠討衆知其必敗也
張嘉貞為中書令駕幸東都有雒陽主簿王鈞為嘉貞
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賍事發玄宗特令朝堂决殺嘉
貞從所由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等
皆貶之
姚崇為紫微令縱其子光祿少卿彝等廣引賓客受納

饋遺由是為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帝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帝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請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

蘇頲為相開元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以為去年禘孝和於别室太廟之際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所致詔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與馮宗

蘇獻等議以為平子狂瞽危言元宗令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平子口辯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㫁以博士蘇獻是從祖兄頲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已遂貶平子為康州都成縣尉議者以平子議為是

張說為中書令車駕東廵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中書舍人張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

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惟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制出外內甚咎於說果為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

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素重宋璟引為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嚴挺之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遂與挺之好尚不同還言於元紘元紘詰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為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紘曰小人

為誰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為登州刺史
李林甫為右相兵部侍郎李彭年與林甫善慕山東著
姓為婚姻引為通譜以大其門典銓官七年竟以贓貶
吕甄上元初為相引妻父程楚賓為衛尉少卿妻兄震
為侍御史負外郎
王璵代宗朝為相時韓滉出為通州刺史彭王府諮議
鄧景山為淮南節度表滉為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
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汯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

虚美與頒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與免相羣議稱其屈故召拜焉

楊炎德宗初為相專意報恩復雠道州録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炎舉沼為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之舊事

盧杞德宗初為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淮南觀察陳少游以師扠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簡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户其年就加同平章事時宰相關播嘗

為少游賓僚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縣加其官秩初播為給事中杞以播柔緩冀其易制縣薦之尋改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决在杞播但斂袵取容而已

李泌德宗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王緯為給事中數月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初緯與泌並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泌緯救解獲免及是遂擢用焉

竇參董晉貞元中俱在相府參驕盈多犯帝漸惡之參
風晉奏給事中竇申為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
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
參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官

李吉甫憲宗初為相元和三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
史等假於宣正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
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
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

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吉甫之舅新
除河南少尹裴復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
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又裴垍初罷相以太子
賓客卒時吉甫復入相以宿嫌怨垍不加贈官給事中
劉伯芻疏論贈垍太子少傅伯芻妻其從姨也或言吉
甫以此奏論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為虢州刺史
元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載初為侍中苗晉卿引用深
德之見晉卿子壻張延賞厚遇之薦為給事中御史中

丞中書舍人會河南尹缺特奏為河南尹時河雒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郡甚理大歷年御史大夫缺上封人李少良潛以載陰事聞載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載遂以延賞為大夫實有所屬也

崔羣為相元和十四年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羣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舍長孺之死

何如羣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上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議者以長孺坐贓鉅萬宜處死以懲惡今以其母而貸其生是為人子者皆可以為大惡因母老而不死矣帝惻然捨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

段文昌穆宗初為相文昌好學尤喜古書畫求取不擇其人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三人皆以文學知名於貞元中四方之士樂慕之憑亦好古故鍾王張鄭之蹟在

書斷畫品者頗積其家憑孽子渾之盡獻于文昌求致進士第又翰林學士李紳好惡頗乖有進士周漢賓者倚以求事長慶元年春禮部侍郎錢徽入貢院日文昌及紳懇言二人繼以私書中書舍人李宗閔與翰林學士元稹早以才雋相友稹頃自拾遺御史以直道貶出久之徵為省郎乃大改前志以徼富貴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會宗閔子壻蘇朝與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遂搆成其事時文昌已

除西川節度使面辭日首發其事指摘牓內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翰林學士稹紳等奏與文昌同遂內出題目重試之朗等惶駭就試不能成其文遂考落朗等十人而貶錢徽為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為開州臨江縣令

元稹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以新授楚州刺史李景儉為少府少監分司東都初景儉兩為諫議大夫以險躁縱酗再黜遠地素與稹暱狎及稹作相景儉未

達貶所遽遷大郡議者紛起方以散位處之

賈餗文宗朝為相太和九年七月貶侍御史李甘為封

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為潘州司戶蘇特非與李甘

為比者賈餗為他事虐用朝典耳

梁末帝乾化初于兢為司空平章事四月罷為工部侍

郎尋貶策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往還故也

後唐鄭珏為相崔貽孫自貶所遇赦還京珏以姻戚之

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髦罔知復除禮部尚書致仕

後唐韋說與豆盧革作相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為人所刺遂改授貟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為宏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為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甞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夔忠萬歸峽等州俾為屬郡兩川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纘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豫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

豆盧革莊宗時為相以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宏乃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正月勑三館重事歷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舊制因近臣之避忌易大國之規模今屬維新理宜仍舊其崇文館宜却改為宏文館

崔協為相天成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盧文紀奏今月一日廊下就食權知左丞崔居儉使大吏恠食無次第文紀以賜食出於御厨又非室中指縱為居儉墮越近條

故舉之奉勅臺司舉奏務肅班行若鞫端緜且開飲餞縱令引證亦是小瑕並放時恊在中書與居儉有私憾及有是舉人亦非之

馮道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賛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賛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賛散騎常侍

趙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元年八月壬寅明宗御中興殿對鳳奏曰一日已來臣等竊知有姦人熒惑陛下誣陷大臣未知信否上曰閑事卿勿復言朕已處置訖鳳堅奏曰所聞之事不小陛下不得以為閑自數日已來衆口籍籍言安重誨幾傾家族因指殿以諭之曰此殿宏壯所以不騫不撓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如狂人折一柱壞一棟則殿危矣重誨歷艱險經危難事陛下致君為中興主人欲誣搆陷之是壞陛下棟梁柱

石也上因改容報曰予雖不信然生此讒隙者皆兇徒也遽命族誅勑曰捧聖都軍使李德行十將張儉等摭求虛事誣告重臣奏陳而頗駭聽聞詰驗而乃明讒謗間予心腹傾我棟梁爲巨蠹以異常罪一身而未塞宜誅家族懲彼姦兇仰全家處斬其年九月甲戌樞密使安重誨進第三表乞解機務初進第一表上謂曰朕與兄無間兇輩厚誣尋以誅戮卿此後更無在懷翌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

可輕議乞陛下特推宸襟以安中外上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搆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鑕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且乞與臣一鎮暫觧機衡以息浮謗聖旨不悦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宣徽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以來重誨叅掌機務況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誰可為代上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

為陛下無不陳力大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逮也帝遣促為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惟馮道揚言曰諸人苟安令公紓其禍難則觧樞務為便也趙鳳爭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繇是兼命延光為樞密重誨如故

樹黨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私臣不忠往哲之明戒況夫秉鈞巖廊之上高議槐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摠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啓沃爲憂以義成爲任豈有庸回葸慝毁信廢忠朋附寵臣樹任私黨或交通於近職或締結於貴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閱寶典刑以謝天下焉

後漢袁逢爲司空後卒於執金吾弟隗少歷顯官先隗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

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

他父族同

劉熹為太尉與太傅馮石以阿黨貴免

魏曹爽為大將軍時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

平畢軌咸有聲利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

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為心腹爽以司馬宣王年德並

高嘗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颺謐等進用咸共推戴說

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為尚書晏典選

舉軌司隷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又云爽執政秉權將樹其黨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

吳濮陽興為丞相與景帝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

南齊王儉高帝時為左僕射儀曹郎孔逷常謀議帷幕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帝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也時人呼孔逷何憲王儉為三公

後魏崔浩太武時為司徒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閔湛

為浩信任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
著述六經並名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諸書藏
之秘府頒浩所注命天下習業並求勑浩注禮傳令後
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
于忠孝明時為侍中秉朝政與直閤將軍章初瓌千牛
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
寶貨賂初瓌保元等初瓌保元談之遂被賞愛引為腹
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既尊靈太后居崇訓宮

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太后臨
朝艄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正
元乂為領軍將軍執政擅權樹結親黨車騎將軍侯剛
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
御以為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及乂之艄領軍也靈太
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
尋出為散騎常侍兾州刺史
北齊祖珽為侍中時武明皇后姊子叚孝言為吏部尚
書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除侍中入内省典

機密

後周晉公護爲大冢宰以中大夫叱羅協竭忠於己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宫室既成以功賜爵雒邑縣公

隋蘇威爲侍中其子夔少有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

孌者十八九晏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
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
尚書右丞王宏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
宏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復言威以曲道
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冐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
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帝令蜀王
秀上柱國盧慶則等推案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
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

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頃者但為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

高熲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與內史令李德林于翼同修律令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奏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竟依威議

唐宗楚客中宗時為中書令雖跡附韋氏而與侍中紀

處訥共為朋黨故時人號為宗紀

宇文融元宗時為黄門侍郎平章事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為汝州刺史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貶昭州平樂尉

吕諲肅宗時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馬上言以宣傳詔命諲親暱之有納錢買官者諲為奏藍田尉

帝使御史敬翔劾之得其實上言决殺之以其內賜從官食之遂罷𨕖相為太子賓客

元載代宗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載自為相已後嘗選擢朝官之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領吏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禮部侍郎薛邕邕卒又引楊炎故當時親重之者無與炎比載敗炎坐貶道州司馬

竇參德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中戶部侍郎竇

覩無他能為吏粗有幹用初以韓滉子壻為節將辟奏及參秉政多樹私黨以從父之故極口薦論擢戸部數月又除淮南節度副大使既非德舉人咸薄之又有竇申者參之同族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語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帝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參曰臣無强子姪申雖疎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聞之不悛參為相無學

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節度使皆畏憚之

李泌爲平章事有房式者宰相琯之姪舉進士泌爲陜州觀察使時辟爲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

杜佑德宗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濠州刺史杜兼性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受河南尹知府事尋正拜尹皆佑

在相位所惜護也

李訓文宗時爲平章事太和元年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孝本爲權知御史中丞自李固言由御史大夫作相舒元輿以知雜事爲中丞及元輿入相復以孝本爲中丞皆訓之所擢用

後唐豆盧革莊宗同光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革引薦韋說爲相與諳事體與已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孔循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明宗天成初宰相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相與議宰相時經始之初言事者衆咸以循少侍宫禁諳故實知朝廷人士之才行樞密使安重誨多聽之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援引鄭珏入中書至是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與琪朱梁時同在翰林為學士二人不相善居常切齒循既以珏為門人亦排斥李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儀但得身端有器度足以輔弼矣朝論所與莫

若崔協重誨以為然後重誨內殿奏中書闕人欲擇丞
相帝曰誰可相者乃以崔協對任圜曰重誨未諳朝中
人物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天下皆知少識文字時人呼
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藩邸之年即廻天睠比不知書無
才幸進一旦驟塵輔弼終朝若負芒刺以臣一人取笑
足矣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
自審詳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
甞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

為長者多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即馮道
也嘗為莊宗霸府書記帝素欵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
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廊舍循不揖拂衣徑去
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為者崔恊碁死則
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政闕人恊且備員
可乎圜曰公言何狹哉今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
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譏夫巧沮忌害其
能必捨琪而相恊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

笑而止然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月餘下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物論醜之
范延光明宗時為樞密使長興中新授許州節度使孟鵠謝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大奇事延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為三司司官天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三年帝曰鵠實幹事人以至此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鵠在相州延光自鎮州歸朝鵠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密

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帝心知其圖要有諷勸故延光

委曲陳述帝所以云爭不勉柟

漢蘇逢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初與李濤論舊相得甚

歡濤之入相逢吉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

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三十七